



山河在

南明海盜

南明海盜
鄭見君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南明海盜

郑见吾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明海盗 / 郑见吾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594-2105-0

I. ①南… II. ①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4357号

书 名 南明海盗
作 者 郑见吾
策 划 出 品 惊池文化
出 品 人 王肃超 李 格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88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2105-0
定 价 42.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

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周易·屯卦》

目 录

第一章	盗袭萍溪寨	001
第二章	族长的挣扎	007
第三章	金钱鼠尾辫	013
第四章	郑豹变投军	019
第五章	意大利传教士	027
第六章	进攻台湾	033
第七章	炮轰安平堡	040
第八章	南下吕宋	047
第九章	猎头族荒岛	054
第十章	马尼拉夜宴	061
第十一章	日耳曼人的背叛	069
第十二章	西班牙人大屠杀	076
第十三章	菲律宾丛林	085
第十四章	世外「逃」源	091
第十五章	卡林加生番	097
第十六章	恶斗海盜	105
第十七章	仁盜洪灭	111
第十八章	騰蛇号	117
第十九章	海祭	125
第二十章	黑蛇岛	131
第二十一章	蓝无虞	137
第二十二章	升龙会	143
第二十三章	叛中叛	148
第二十四章	虎门夜战	153
第二十五章	零丁洋孤岛	161
第二十六章	荧光海	169

第二十七章 黑面具 176

第二十八章 澳门避难 184

第二十九章 暹罗来信 192

第三十章 流落马六甲 197

第三十一章 春花秋月楼 204

第三十二章 陈安德的愤怒 212

第三十三章 把水使郑虎变 218

第三十四章 出使佛逝国 224

第三十五章 铸金成佛 229

第三十六章 象虎斗 234

第三十七章 海上劫 242

第三十八章 奥热流庄园 248

第三十九章 奴隶暴动 256

第四十章 达雅克人 264

第四十一章 猫港 272

第四十二章 港主夏竞亭 277

第四十三章 父与子 283

第四十四章 共商大计 289

第四十五章 苏禄海盜 297

第四十六章 联合舰队 302

第四十七章 洞穴深处 307

第四十八章 火山爆发 312

第四十九章 无虞号 317

尾声 323

第一章

盗袭萍溪寨

崇祯皇帝在北京城中自缢殉国的消息，是哪一日传入萍溪寨，这座远在大明帝国东南边陲，遥距皇城四千里的小乡寨，时隔六年，已无人能清晰记起。

时至今日，萍溪寨的乡民们想起这件事犹且愤愤不平：族长郑寒泉甫一上任，便力排众议，号令全体乡民捐资出力，修补寨墙，巩固寨门，在险僻处加筑了四座銃楼。美其名曰：时逢乱世，结寨自保。在贝壳灰和沙土中掺入大量熬得稀烂的糯米、红糖，夯筑成墙，这在勤俭持家尚且难以果腹的乡民看来，已是暴殄天物；锯断村口一株八百年来被乡民奉若神明的大槐树，劈为木板，制成四扇寨门，差点就引发全寨善男信女的集体声讨。

随着修葺工作进入尾声，郑寒泉倡议寨中壮年男子，一概编入乡勇，定期分批训练刀箭火銃，轮值守御寨门和銃楼，提议引起不少乡民的抗拒。贫苦之家大多不愿把家里做工养家的劳力，投入到无谓的防备中。他们私下纷纷议论，北京的皇帝驾崩了，还会有新的皇帝起来；北方的满人攻来了，自然有官兵抵挡；就算是海盗山贼杀到，不是已经有坚如铁石的寨墙吗？乡勇训练在群情汹汹中坚持了不到半年，最后在一片质疑声中，黯然收场。

萍溪寨地处广东潮州府潮阳县最南端的一座半岛之上，半岛名叫莲花屿，三面环水，南临南海，北有大江横过。寨之南有沙滩、晒盐场、

荒林、耕田、池塘，寨之北遍布甘蔗园，东接藕洲渡口，西倚莲头山。富户掌有大部分田地，穷人家多以佃户、盐工、渔民维持生计。郑姓聚族而居，人丁繁盛，一姓又分为八房，八房头人共同推举出族长，掌管着萍溪寨，以保人畜平安、邻里敦睦。

在大多数萍溪寨乡民的眼里，往届都选年过六十、德高望重的老者，郑寒泉四十出头就出任族长，未免太过年轻。因为年轻，不能老成持重，才会做出那些劳民伤财、罪及神明的事。有三五个素来对郑寒泉嫉恨在心的乡民，甚至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他，谣传新族长从中捞取好处，中饱私囊。他们似乎忘记了，在筹资之初，郑寒泉就带头解囊，花巨款从外埠买来二十支火铳。

想当时，多少乡民争相摩挲那些冷冰冰、乌沉沉的长条状铁家伙，掩着耳朵，赤着脚掌，挤在收割后还残留无数根茎的甘蔗园里，围观郑寒泉指导寨里的后生们试练射击，那盛况一点都不逊于一年一度的游神赛会。二十个后生列成一排，单膝跪地，腋下紧紧夹住火铳尾部的木柄，从牛角罐中将火药一点一点倒入铳管上一个小洞中，用一条细铁棍插入夯实，取出一粒足足有大拇指粗的灰色铅弹，填入铳口，点燃引信。随着一阵“砰砰”声，子弹伴着火花和硝烟从铳口喷出，击在十丈外的厚木板上，“噼啪轰隆”乱响，定眼望去，上面赫然炸开了一个个碗口粗的大窟窿。

这是萍溪寨的乡民有生以来头次见识到，火药不只可以做成烟花爆竹，敬奉神明，娱乐孩童，还能被装进杀伤力如此强大的火铳里，夺人性命于百步之外。

萍溪寨的乡民再一次目睹这种由硝石、硫黄和木炭混制而成的黑色粉末的威力，是在郑寒泉上任族长的第六个年头。这一次，他们不再袖手旁观，许多人将为此献出自己卑微的生命。

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日值秋分，正午时刻，萍溪寨的乡民们刚刚祭拜完列祖列宗，或挑或提着盛满祭品的竹筐、竹篮子，从祠堂

里走出来，穿过狭窄的石头巷子，往家里赶。小孩子们光脚追逐着，欢快的叫喊声从巷头传到巷尾。暑热正当其时，日头赤辣辣地照得行人头顶上汗珠直冒，墙角下，人站处，寻不到一痕阴影，谁家的大黑狗挨着墙脚，吐着长舌头，舔食着墙上的青苔。

“族长，族长，有没有见到族长？谁知道族长在哪里？”一个精瘦后生大喊着从巷尾冲出来，神色慌张，带着一身酒气，赤着脚，裤管卷到膝盖。

“田狗，又赌输被人追杀了？这么着急着找族长干吗？”路边一人打趣道。

“赌你娘个屁。”被叫做田狗的后生从那人身边蹿过，还不忘用手肘捅他一下，丢下一句，“快抄家伙，出大事了。”

田狗在郑姓长房祠堂找到族长郑寒泉时，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扶着祠堂大门直喘气。过了半晌，才有气无力地吐出几个字：“海盗，海盗来了。”

郑寒泉手握一柄折扇，立于对联之下，挥舞手中折扇在半空中飞龙走凤，身边站着一位少年，十五六岁，长相俊朗慧黠，这是他的小儿子郑豹变。一听田狗提到海盗，郑寒泉大步走下天井，急忙问道：“什么海盗？你慢点说。”

“刚刚我跟我二哥还有几位伙计，打完鱼正在江边吃午饭，江上突然来了两条大船，停在藕洲渡口，下来好多人，都光着膀子，拿着大刀，有的身后背着这么长一个家伙，”田狗说到这里，双手拉开，比画着，“有这么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看他们样子，个个凶神恶煞，不像是好人。”

“他们还在渡口？”郑寒泉边问田狗，边招手让儿子走近。

“我二哥还在偷偷盯着，我先跑回来报信。”田狗咽了咽口水，接着说道，“估计他们很快到了。”

“豹儿，快快跑去通知各房头人，到北门广场集中。”郑寒泉吩咐

儿子郑豹变。

“田狗，你快去找多几个人，分头去关闭寨门，敲铜锣通知全村，老人妇女孩童各自躲在家里关好门窗，男人都带上刀棍，在北门广场集合。”

果然如郑寒泉所料，海盗在北门外出现。

先有一个黑汉子从茂密的甘蔗林中探出头，伸长脖子，贼眼骨碌碌地转，确认与铕楼和寨门楼隔开足够的距离，才齐齐从甘蔗园里钻出来。几十条大汉，打着赤脚，系着黑布长裤，紧扎裤脚，赤裸上身，露出黧黑精壮的肌肉，人手一把沉重的大砍刀、一条削得尖利的长竹矛，一部分家伙肩膀上还扛着带长长枪管的鸟嘴铕。最后出现的一个长身汉子，身披玄色丝袍，脸上戴着黑色面具，不需多说，此人必是海盗头子。

这一切都被守在北门寨楼顶上的乡民尽收眼里，呈报给了族长。此刻，北门内晒谷场、小巷子里挤满了人，郑寒泉正在把火铕分发给一帮后生，当中包括他的四个儿子，小儿子郑豹变提出异议，他要守在父亲身边。

“你要是跟着我，就不能开火铕了。”郑寒泉说。

“不怕，我有这个。”郑豹变说着，从身后摘下一把裹铜小梢弓。

郑寒泉苦笑一下，将最后一把火铕交给另一个后生。

二十名火铕手奔赴各个寨门楼、铕楼，后面跟着三十个弓箭手，这些都是郑寒泉前些年一手训练出来的乡勇。铕楼黑瓦封顶，厚实的楼墙上，朝寨外三个方向开有狭长的斗形窗，不仅能俯瞰瞭望敌情，还是火铕的枪眼。

海盗中分出两拨，各有四十人沿着寨墙朝东西两个方向巡去。留在原地的海盗，散乱在海盗头子周围，等候下一步指令。海盗头子取过一把鸟嘴铕，朝天空放了一枪。

“叫郑寒泉出来。”海盗头子高声喊道。

守在寨门楼上的乡民向寨内大喊族长，郑寒泉还在分派人手，人声嘈杂，有喊打喊杀的，有高扬手中棍棒大声叫嚣的，一个头人听到传话，想要转告郑寒泉，却怎么都挤不到他身边。寨墙外又传来几声枪响，这下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一张张惶惑、恐惧不安又充满愤怒的脸，茫然而整齐地望着郑寒泉。寨门楼上的人再次叫族长。郑寒泉登上门楼，郑豹变紧跟父亲身后，爬上梯子。

“郑寒泉，你他妈的还真难请呀。”海盗头子破口大骂，隔着黑面具，声音嗡嗡然。

郑寒泉拱手，神色泰然说道：“老大远道而来，在下有失远迎。失礼了。”嘴里说是失礼，并没有作揖赔不是。

“哈哈。”海盗头子干笑一声，“失礼？既知失礼，还不快快滚下来，打开寨门，束手就擒。”

“老大请息怒，”郑寒泉说着，低声叫郑豹变退下楼去，提防海盗的鸟嘴铳，自己则继续与海盗头子喊话，“在下本想敞开寨门，恭迎诸位，无奈寨小人多，恐怕再无地方供这么多位好汉歇足，多有怠慢了。”郑寒泉话音未落，寨内众乡民齐声高喊，郑寒泉不想激怒海盗，双掌下压，示意他们安静下来。

“好。人多势众是吧，你们萍溪寨哪个人我不认识。快把你们族长找出来。”海盗头子有些气急败坏。既然口称认识萍溪寨所有人，族长近在眼前，却又不知道。

郑寒泉在心里犯嘀咕，猜测海盗头子的身份，往年萍溪寨也遭过海盗山贼，可从未见过戴面具的，从他的口音听来，应是本邑人氏。一来就对他点名道姓，莫不成是仇家寻上门来？他郑寒泉年轻时也是莲花屿一霸，自诩家大业大，肚子里有点文墨，又爱耍刀弄棒，四乡六里，只有他欺负人的份，从未有谁敢跟他对着干。与那些舔刀口的汪洋大盗，素无瓜葛，难道是有人暗中指使，买通贼人？不可能，这得使多大一笔钱呀，能花得起这么大把银子的，他郑寒泉也不会去招惹。

“郑寒泉，愣什么愣，快把你们族长叫出来。”海盗头子很不耐烦，举起鸟嘴銃，朝天空射出一枪。

“在下便是族长。”郑寒泉冷冷答道。

“哟、哟、哟。”海盗头子丢开鸟嘴銃，抱拳道，“几年不见，你就荣登族长宝座了。小弟这就给族长大人请安。”说罢，还真有模有样地弯腰作揖。

郑寒泉心里一咯噔，如此说来，来人是认得自己的，不禁开始默数着这几十年来开罪过的人。

“老大高看了，在下不过区区一族长，无官无职，担不起你叫‘大人’。”郑寒泉微微一笑，接着说道，“与君阔别多年，不如进来共饮一杯，聊叙旧情？”说完拍了两个巴掌，八管火銃一齐从垛口伸出。

郑寒泉反将一军，果然奏效，海盗头子以为被识破，慌忙抬手摸向面具，连声音也变得愈加尖厉了。

“郑寒泉，不要太嚣张，你不滚出来见我，老子就推倒寨墙，踏着死尸走进去。”

一支羽箭从寨门楼上飞出，正中海盗头子的左脸，被面具挡住，划出一道深深口子，弹开了。海盗头子惊魂未定，迎头瞧见又飞来一箭，急忙往后跳，羽箭不偏不倚，没入他两脚之间的泥地里，箭尾摆都不摆一下。

海盗头子拔出羽箭，指着寨门楼的方向，暴跳着裂声怒吼：“好，你们通通给老子听着，今天不把你们萍溪寨炸平了，老子就是这支箭。”说时，将手中羽箭折为两段。

第二章

族长的挣扎

巡至銃楼下的海盗，遭到火銃的警告，又钻进甘蔗园里，对着銃楼上的人大声咒骂，有几个还操着没有人听得懂的话，这个消息被族长的大儿子郑虎变通报给了父亲，郑寒泉听完心里也没谱。

郑寒泉已经从寨门楼下来，刚才小儿子郑豹变朝海盗头子射箭，吓了他一大跳，他大声斥责儿子鲁莽，把他的计划全盘打乱。早些时候，族长跟寨里八房的其他七位头人认真商议后，一致决定不能孤军作战，派了九个人，偷偷翻墙出去，向莲花屿其他乡寨求救。他只需再费些口舌拖住海盗，其他乡寨救援的人马一到，他们就可以杀出去。就算不能一举歼灭匪徒，也可以赶跑他们。

“要不是有面具挡着，我头一箭早射中他的脸，他哪里还有命。”郑豹变还在为刚才的那两箭沾沾自喜。

郑寒泉摇着头叹道：“小子误事。”

负责去最近寨子的人回来了，郑寒泉忙问情况，来人摇摇头，哭丧着脸说：“寨门紧锁，喊了也不开。寨门楼上的人理都不理我。”

“这，如此无情。我萍溪寨素来与他们邻里通好，不想大难当头，竟——罢了，罢了。”郑寒泉把希望寄托在其他派出的人身上，好歹这莲花屿六小寨、四大寨，不是都如此无情无义的。再说了，他郑寒泉上任六年来，无数次登门拜访其他三座大寨头人，有意与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捍卫莲花屿，再不像往年，眼睁睁看着一个寨子在海盗山贼的淫威

之下苦苦挣扎，孤立无援。他们也都明示，定要寻机撮合成事。现今他萍溪寨遭贼，不正是联合起来的大好时机吗？

寨墙外的海盗开始发动进攻，贼人在离北门六十步开外，用沙土堆起了一道土墙，二十支鸟嘴铳同时朝北寨门射击，楼上的火铳手也在激烈地反击。到了这个时候，才显示出郑寒泉的先见之明，若不是他顶着全寨人的非议，强令劈树为门，又在寨门的外层加上二寸厚的铁板，换做以前那种薄门板，早被打成马蜂窝了。

西边，在寨门与铳楼射程之外的一段寨墙外，一伙贼人围在墙脚下，朝墙上扔铁搭钩，眼看就要顺着绳索爬上墙头，守在铳楼上的人向寨内报知，立即有乡民爬上寨墙，割断绳索。贼人见爬墙不成，猛朝墙上的乡民抛出竹矛，一个乡民躲避不及，被竹矛掷中肚子，从墙上栽倒下来，当场摔得头骨破裂，吐血不止。还有两个贼人爬上墙头，寨内乡民纷纷朝他们抛掷石头瓦片，将他们逼退。郑虎变出主意，让乡民们从家里拖出长竹竿，绑上锋利的镰刀，再有海盗上墙，就勾住他们的脚，让他们尝尝从三丈高墙上摔下的滋味。

两个贼人在同伙的帮助下，爬上了西面墙外的一棵槐树，高举鸟嘴铳，朝寨内射击，几个乡民不幸被击中。郑豹变闻讯赶到，悄悄爬上紧挨着寨墙的房屋屋顶，射出一箭撂倒了一个贼人，另外那个贼人，仗着大树遮挡，竟和郑豹变互相对射。郑豹变也是玩心大起，瞄准吊在对方头顶上的黑蚁窝，黑蚁窝被射穿，一大窝黑蚂蚁倾盆而下，全部倒在那贼人的身上。贼人哭号着从树上掉下，树下的盗伙见势，作鸟兽散跑开。槐树上爬满黑蚂蚁，海盗再不敢靠近。

日过申时，寨外铳击声毫无征兆就停了下来。郑寒泉再次登上寨门楼，有两个火铳手后生被墙上弹出的石块刮伤，肩膀和脸上满是血，郑寒泉赶紧让他们下去包扎伤口，伤员和死者都被送到长房祠堂里，那里寨内唯一的郎中，已是忙得不可开交。

众海盗又钻回甘蔗园里，从寨门楼上望去，竟能看到好几个海盗踏

平了蔗枝，坐卧在上面大口大口地啃食着甘蔗。海盗头子不见了，不会是趁这一轮对射，先遁走了吧？

“不对。”郑寒泉心想，“他绝不会就这么跑了的，一定是去搬人。”

这一次，又让郑寒泉猜中。

田狗身后跟着他的二哥，在楼下喊着，郑寒泉转身爬下梯子。

“族长，我二哥有事要跟你说。”田狗扯了二哥一把，二哥为人腼腆，嘴巴欲开还闭。哥弟俩完全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若不是一个喜欢多嘴，一个像哑巴一样，连他们死去的父母托梦都找错人。

“族，族长。”二哥叫了一声族长，就杵在原地，嘴角发抖说不出话来。

“二哥。”田狗瞪了他一眼，见他没反应，就又大吼，“二哥，族长在等你说话哩。”

“好大个。”二哥终于爆出一句话，脸上憋得赤红。

“什么？”郑寒泉急得用扇子直拍打手心。

二哥再不开口了，田狗气得踢了他一脚，一把将他推开，嘀咕着：“跟我还说得有声有色的，到族长面前就哑了。”

“族长，我来说。中午我赶回来报信后，我二哥见海盗头子先派了二三十个人，分散开朝江堤两个方向跑去，我二哥是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但我自己猜测，肯定是去往其他乡寨。还有，海盗头子带着一帮人离开江堤后，船上还留下不少人，一个下午都在忙个不停，我二哥见他们从船上搬下一个大家伙——”

“两个。”二哥伸出食指在田狗腰部点了点，细声说道。

“是，是两个，我知道。我二哥见他们从船上搬下两个大家伙，铁的，黑色，这——么长，那——么重，一个至少有二十个人才搬得动，他奶奶的。族长，你说他们会不会是用它们来撞开我们的寨门？”

郑寒泉手中折扇“啪”的一声打开，一时失手，飞了出去。儿子郑

豹变连忙捡起，递到父亲面前，郑寒泉双手还保留着折扇脱走之前的姿势，眼神凝固在一面斑驳的老墙上。郑豹变顺着父亲的眼光望去，墙上分明镶着一块碑石。上面记载着几百年前萍溪寨郑姓的第一代祖先，为躲避兵祸，举家从北方逃难至此，在这片荒岛上开基创业的故事。郑豹变尚且记得十年前父亲为他启蒙，教他读书识字，就背读过上面那段文字，其中有一句话出自《左传》：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郑寒泉出神地望着石碑，直到又来了几个派去联络的人，回答都一样：闭塞不出。

郑寒泉瘫坐在石堆上，身边的乡民正在忙碌着，在这面寨墙脚下堆叠石块，寨门也堵上三根石柱，石柱都是从郑寒泉的屋里拆出来的石门槛。

“要不叫人去莲潭寺里上炷香，佛祖会保佑我们平平安安的。”说话的是三房头人郑兴，一个干巴巴的老头。

莲头山下有莲花潭，潭边有一座莲潭古寺，寺侧斜卧一株老槐树，树下有一口古井，井中常年满溢甘冽的井水。槐花盛开时节，寺里住持老和尚邀约郑寒泉前去品茗赏花，郑豹变侧卧树上，聆听父亲与老和尚谈禅论道，看枝头垂挂着粉白的槐花随风飘落，树上地上一片白皑皑，鼻翼依稀嗅出一丝甜滋滋的味道。时时在午睡乍醒之间，父亲就唤他去打井水。

“大可不必。每个寨门口都有贼人潜伏着，非万不得已休要出去。”郑寒泉摆摆手说着，“田狗，你们兄弟俩再去渡口一趟，看住贼船，一旦发现有任何异动，即刻回来报知。豹儿，你这就去把你大哥叫来。兴叔，还要辛苦您老人家一趟，陪我去老爷庙里拜一拜。”

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时候，三山国王庙里还有不少妇人在上香，郑寒泉在人群中瞧见自己的妻子，很没好气地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还敢出来，赶紧给我回家。”

“贼人不是都跑了？”妻子反问道，其他妇人也都附和着问。

“你们简直是胡闹，都回家去。趁早把晚饭都做了，让你们家的男人们吃饱。天黑后，寨内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喊打喊杀，都不要打开门窗。另外，家里的水缸、水桶、水罐能装水的都装满。”族长这么一说了，原先还都乐呵呵有说有笑的妇人们，脸上随即冷下来，不再言语，很快走得干干净净。

郑寒泉手握一副红色杯筴，跪在三山国王神像前默念，祷告完毕，朝空中抛出杯筴，连续掷出三个阴杯。

“神明也无主意呀。”郑寒泉摇摇头，哀叹道。

“你真能确定他们搬来的是大炮？”郑兴问。刚才走往老爷庙的路上，郑寒泉向他道出自己的担忧。

“八九不离十。”

“火炮真有那么厉害？我们这寨墙有二尺厚，火铳和鸟嘴铳都脱不了它一层皮，我就不信火炮能把它怎么样。”无论郑寒泉之前怎么跟他解释，郑兴就是不信。

“我在县城见过火炮，但没见开过炮。见过开炮的人告诉我，一炮能打到两百丈外，再厚的城墙也能打穿。”

“那还了得，岂不是连天上的日头公、月娘都轰得下来。”

郑寒泉懒得理会郑兴，这时，大儿子郑虎变和小儿子郑豹变大步迈进庙来。相对于大哥的刚强果毅，郑豹变还完全是一个半大孩子，稍显稚嫩的脸上微露兴奋和紧张，一切充满新鲜刺激感。

“爹，”郑虎变一进门就喊着说，“前去各寨求援的人都回来了，我们不能再干等下去，贼人还有大把人马集聚在渡口。”

“我们就不能打开寨门杀出去吗？”郑豹变毛毛躁躁，话才出口，看大哥眼色就知说错。

“爹，我一个下午都在想，我们萍溪寨东西南三面墙外不是池塘，就是水田，贼人只有在北门外的甘蔗园里行动，我听田狗说他们运来了火炮，也只有甘蔗园里能够放那么大的家伙。我们就等他们集合在甘蔗